

取所被勅告緘封之而書其上曰俟吾瞑目後可開及沒後家人乃啓視之蓋述宿夢言見一異人戒我曰君仕宦至承議郎即止殆是神告故向來深不願遷此秩然賦分既定懼非人力所能轉移子孫宜用為鑒聞者以劉為知命恨其不踐初心云

劉氏二妾

從事郎劉恐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之子也喪其妻使二妾主家政一既生子又娶於高氏携媵婢四人淳熙初為道州判官高氏妊娠是時妾子年十二矣妾性悍狡慮正室得權則異日將分析貲產且已寵必裏密以淫邪之說蠱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妬忌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伺乃父外出治事或對客輒啼嚎奔叫恐甚愛此子每歸樹之子無言而于屏處訴云為母所篳恐固已疑焉一日饋食妾親手作羹情一媵持以與子有針貫于菜莖中子微為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恐驚問見針窮詰所來二妾共證謂媵承主母意規兒性命恐以為然盡執四婢送獄訊鞠不得情郡守念閨門光明難以寘法只杖打而逐之高氏竟罹決絕外間皆明知為誣恐獨弗之悟旋用他事罷去甫還鄉而卒

張調夢

張調字和中宣徽使堯佐之孫以戚里補官初筮仕夢登三層閣其高層緣壁上下列漆牌數百書人官職姓名以雄黃塗飾其一牌刻曰右朝某郎通判某州張某凡某字處皆為煙霧隱蔽不可辨識是時文階寄祿未帶左右字竊異之一人在傍言曰此乃元祐新制也嗟嘆而寤又三年左右之制始行張後歷知撫州崇仁縣官朝奉郎繼通判南劍州以母憂不赴後調龍

陽軍使自是無宦情凡十年不求陞轉故人適為尚書省都事
經為陳牒于吏部再遷右朝請卽思名位已溢默默不樂果終
此官崇仁鄧軻為張撰行狀載其始末

灌園吳六

臨川市民王明居廬間販易貲蓄微豐買西城空地為菜圃顧
健僕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餘者俾鬻之受顧累歲紹熙辛亥
力辭去番之不可王殊恨恨未幾夢其至趨役如平常責之曰
汝既告去何為復來對曰自九月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聞
其已死他日詣圃見傭耕者言數夜前大生兩子其一不存王
始悟得非吳僕乎問何時曰初六日也以夢告之傭曰近鄰圃
人妻當夜亦夢如此因徃視新大方開目試呼吳六卽啞啞若
應然王氏謂其生前貨蔬隱其直多故受此報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獨行疲倦小憇道傍
民家望雙鬟女子在內明艷動人寫目不少置女亦流盼寄情
士眷眷若失自是時時一徃女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
殊無羞拒意然冀頃刻之歡不可得旣注官言歸徃告別女乘
間私語曰自與君相識彼此銘心將從君兩度父母必不許奔
而駛亡又我不忍為使人曉夕勞于寤寐如之何則可士求之
于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相聞知又五年再
赴調亟尋舊游茫無所覩矣悵然空還忽遇之于半塗雖年貌
加長而容態亦媚秀即呼揖問訊女曰隔濶滋久君已忘之耶
士喜甚扣其從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
坐庫務事暫係府獄故出而求援不自意值故人能過我啜茶

否士欣然竝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他客同邸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携手入其室番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畧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偕逝始歛衽顰蹙曰自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厭感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相從佳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乘慮見疑訝故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何得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既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為人說尚悽慘不已予族侄圭子錫知其事

蔣良輔

南城人蔣良輔業儒不成老於鄉校淳熙十年病卒半日復蘇語家人曰適被追到冥府立庭下偶閻羅王未出廳故得暫還然亦不能久也越二時頃竟長逝

遠安老兵

峽州遠安民家篤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衆預者頗盛齋供既罷一老兵從外來着敝青布袍躡破麻鞋負兩筠籠弛擔踞坐呼呴索食却之不可其家尚有餘饌隨與之既又求酒畀以小尊一吸而盡至于再三皆然主人駁其量語之曰尚能飲乎曰固所願也但為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所作齋會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注視微久不能識云何告以故客曰非也儻真人自來寧識之乎因笑

曰我却曾識他狀貌結束全然與此別與我絹五尺當為追寫一本主人喜既付之客接絹不施粉墨但寘手中摹娑俄而大吐就以拭殘汚主始惡焉度其已醉無可柰何旁觀者至唾罵引去良久納絹于空餅笑揖而出一童探餅中取視則仙像已成衣履穿決宛與向客無小異其家方悟真人下臨悔恨不遇標飾寘淨堂謹事之時淳熙七年筠州新昌人鄒兼善為邑主簿傳其事

巴東太守

余紹祖奉新人登紹興丁丑進士第淳熙末通判江陵當赴官以道遠不挈家惟二子一館客同塗啓行次日抵分寧縣境毛竹山晚宿僧寺纔入松徑主僧率其徒迎揖甚肅別有一道人居其中既下車憇坐法堂上余以僧禮意勤厚問之曰適間元不曾遣駛卒先至師何以知吾之來僧曰山村寂寞本不預聞外事偶今早見道人說夜夢大官當到此故終日掃灑故事而吾官果至異日必為貴人矣余默喜僧退命邀道人與之酒審厥夢曰實然但不暇為僧語其詳今請畢其說昨夢貴客至寺徑入寺後古木朽穴中而木甚茂盛方訝其異旁有一人云是某郡太守也余聞之謂正為猝貳距郡守只一間且身棲木穴殆非吉兆子以丁固生松事與館客同寬釋余意頗自慰與道人衣一領錢一千謝使去暨到官將受代適巴東缺守荆帥趙丞相薦其姓名朝廷從其請命既下趙公就遣吏卒送之西未行感疾趙諭幕客張鎮為挾醫治療醫言脉已絕趙餌以金丹似少間一日正晝呼其子曰天色已夜何不張燈子答以日當晝余叱之其僕燃兩燭至又云了不見有光湏臾增至十餘條

亦如初子疑為失明近而瞻視雙目瞭然俄頃而卒蓋將亡時
精神消散所謂眼光落地者此歟

林學正

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為業累衆
食貧居於州之南境與莆田接陳魏公與之有舊及為相貽書
招之詣闕欲有所成就辭不行王瞻叔參政帥閩魏公言林平
生行義不妄取予使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遣五兵一車齋錢三
萬聘以為學正林受帖甚喜館使者于旁舍置酒設饌約以即
治裝黎明戒塗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惻其窮謂無此橫財當
未入鬼錄乃知踰分躁求固有定數筠州通判李善學嘗在其
席下備言本末

高周二婦

南城鄧札生子雇田傭周僕妻高氏為乳母時其夫已亡高與
惡少年通姦至于孕育慮為人所訟溺殺兒後數年得蠱病腹
漲彭亨面色如梔蠟徹日夜呼痛至不可忍聞淳熙十四年七
月病亟家人環視高曰天氣毒熱我身如火何故更抱嬰孩來
相惱亂俄伸足為蹴踏狀又曰汝輩不為我除去我已自踏向
床下了少頃復為塘觸之勢且望空紛拏辭數皆知其殺子之
冤生受此報明日死其女在傍目擊之既嫁因產女患其已多
貧無以贍給即潰諸水盆內明年再懷妊見累蛇入房驚而成
疾至困臨終譖語累日畧與母死時同

趙岳州

朝散大夫趙善宰字彥平居于建昌淳熙丁未除岳州守未及
上以十一月卒于家明年其子汝昌夢到官曹徐行抵廷下望

乃父朝服據案決事見昌至甚喜未及相語視四隅文書充塞
棟宇父曰吾才去世即受命作陰官權力不減在生為郡時特
苦于省關文牘之繁卒無斯須暇吾殊不樂居此也昌曰大
人既不樂何不求脫去曰吾已除代者兩人吾獲免不义矣昌
曰代者為誰姓名可得聞乎曰乃周昭鄉童伯虞二鄉人也言
畢而寤詰旦白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謹傳一城聞者謂不
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為一職不以為信昭鄉者朝奉即周嬉方
調坑冶贑州主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即童括聞
此說深惡之時自吉州萬安縣解印即詣闕注此官且以禳趙
夢云若已與周為代者即之任紹熙壬子秩滿吏部差知雷
州客都城待班陞對買二少妾滯留頗久歲將盡卒邸中三君子在建昌稱善類聰明正直為神不誣其相去亦只二年或三年幾如世間資考也甲志記孫點石倪徐楷相踵為泰王府君
三人同一檄甚與茲事類但此皆鄉人接武為小異云

豐城下度

豐城縣界三港口新開河一津名下度紹興庚戌八月岸上居
者王媪夢一客衣服不潔形容瘦瘠若平生素相識來致謝云
寓此經年煩擾多矣數日間當捨去故專告別媪覺以語其子
莫知何謂後五日同邑苦竹村民嚴克誠二子往西山玉隆宮
謁許真君過而登舟未濟俱溺死道俗奉許真君極肅敬二嚴
沿途飲酒食肉疑以是獲護云

兜率寺經

分寧縣兜率寺有張天覺所書圓覺經兵火後為近居民黃生
所得寺僧求之不許黃愚人也不知為可貴視其紙堅淨遂毀

以爲卧榻單父之得癩疾痛苦臭腐數年乃死

吳參一
龍

營道士人吳沂淳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挾其體又
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獲薦至己酉春上登寶位吳自謂且
平揖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挾吾身蓋來歲龍飛策士吾必魁天下
為龍首也遂更名果再預選乃居末綴榜首蓋其叔應龍而
侍補小榜有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吳訖不偶快成
疾還家忽具綠袍韞簡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問之
答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今便赴上遽再拜叙別而出徑赴并傍
直墮其中而死

資聖土地

建昌孔目吏范荀為子納婦貸錢十千于資聖寺長老經二十
年僧既死荀亦歸攝因循失子債逋荀後得疾且篤呼其子觀
光謂之曰憶汝娶婦時曾借資聖寺錢今本處伽藍神遣人隨
長老來索取可急買紙錢燒與之又指示家衆曰土地之使偕
長老見在此供立汝輩不見耶洎焚楮訖又曰兩人已去欲往
報恩寺前尋徐省幹理會事也至夜荀死徐生名以寧萊州人
方自吉州監贍軍酒庫替回未幾亦卒時淳熙七年先是徐父
奉直大夫者寓居彼寺寺之人用常住物假其名以規利奉直
因是頗揜有其貲以寧與聞之故致然僧祖玆說

張尚書

張彥文尚書大經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紹充厚善後為諫議大夫紹充死于鄉張公蓋未知也夢其荷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充以某月某日死紹生前罪業深重沉淪地獄無從

脫免願公不忘平生特為赦釋請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
兩在弟子姚和尚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償索而用之
庶可獲助張許之他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子元晉取
金與錢為誦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于太平興國寺燃長明
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人當淳熙初張提舉湖南常平巡歷屬
城至道州北境三十里宿于杏園寺夜夢婦人求葬已言甚懇
切旦以告主僧得其柩以屬營道宰瘞諸原蓋其惻隱之心類
如是也

七姑子

乙志載汀州七姑子贛州亦有之蓋山鬼也遍城郭邑聚多立
祠宇其狀乃七婦人頗能興禍咎淳熙十年臨安人王大光為
坑治司幹辦公事閹卒白司令早啓戶未幾有賣豆乳者來數
女婦從宅出就買謂之曰汝少須于此當持錢以還久而不出
不知誰人敢以告大光駭曰我家人不應侵晨自買物必妄也
若或有之殆鬼物假託但白日昭昭寧得如是閹以姑子為言
遂往視其祠豆乳正在香几上大光即命烹熟以薦而代償所
值

甄鑄家醮

甄鑄知南康軍感疾遂亟醫者已束手其子曰倜曰儻延天慶
觀道士即軍治建醮筵請命備極誠敬至供獻器皿七箸皆易
以新者既畢事鑄與二子及主醮道士俱夢入大官府見一神
呼曰甄鑄大數已盡上帝以二子孝誠可嘉并齋筵精潔如法
特與延壽一紀明日皆欲言之倜曰果獲響答宜以紙筆具述
勿形口說庶幾可信于是如其請所夢悉同咸為甄氏致慶意
衷堅志

老人壽筭當家所增之數然至明年是日而卒計其時恰十有二月識者謂一紀為十二歲陰司不欲明言故以一月為歲天限之不可逃如此

蔡箏娘

陳光道字不矜南城人自桂林罷官歸過洞庭夢綵衣童自言是洞中龍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大後三年當有所遇及期六月在河中幕府沿檄如商州道經藍田宿於藍橋驛夢向所見童執節而來曰仙子候君至遂導以行到一處峻崖峭壁童以節扣石壁聞鏗然掣鎖聲俄入洞戶棟宇華煥金璧絢赫佳花美木世所未覩稍進抵中堂望一麗女方筭歲姿態縹渺宛若神仙中人正隱几寫佛書顧客至甚喜延相對席談說如雲陳乘間調之曰獨居悶乎笑曰神聖無悶既而置酒同飲累十

觴引生于室室中皆錦綺文繡之飾燒蠟炬大如椽女子曰人

間方酷暑此處則無暑氣陳但覺清涼如深秋從容言吾蔡貞外女今住吉邑以塵緣未盡富于春秋名嬪字清娘小名次心幼時善秦箏父母以其與彭氏女名嫌更字曰箏娘得與君接幸矣君仙材也但世故膠膠不容久居此又言司命不欲與君大官恐復墮落耳因出白玉牌授之請曰君既游物外不可無紀陳操筆立成十絕句其一曰玉貌青童洞裏回洞中仙子有書催書詞問我何多事何不驂鸞早早來其二長恐凡材不合仙喜逢神女孰因緣雲中隱隱開金鎖路入麻姑小有天其三海石榴花映綺窓碧芙蓉亞銀塘青鸞不舞蒼虬卧滿院春風白日長其四沉沉香霧映房櫳剪簷頭盡日風汙雨頓稀塵慮忽始知身在茲珠宮其五老聃西逝即浮屠莫怪窓間見

葉書長哂楊妃仙格勢却教鸚鵡誦真如其六常怪樂天長恨詞釵銅寄語大傷悲于今始信蓬山上有憶人間有問時其七一到仙宮香其八玉女倚天多喜笑素娥如月與精神假饒不許長年住猶勝人間不過人其九瓊漿飲罷日西沉瞬息觀游直萬金塵累滿懷那住得鳳簫休作別離音其十玉水本流三島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此處皆凡猥劉阮昏迷錯往還寫畢復飲女命侍兒以簫度離鳳之曲曲終而寤簫聲故在耳復兩夕復夢童携詩牌白曰仙子謝君玉女即天女也素娥月精以鬼况甚無謂劉阮太真列仙也常相往還君何訾詆之甚老子為九天最尊奈何輒斥其名今為易老聃二字為道家先備劣三字為苦輕肆皆凡猥三字為那真實陳悉依其語童遂去且行且言曰人間文士輕薄好譏毀人回頭微笑而去自是不復再逢陳自作文記其事女與陳飲欵終宵曾不及亂非唐稗說所記諸仙此其真玉妃輩乎

章澄娶妻

臨川士人黃則字宗德乾隆五年登科調監衡州安仁縣酒稅待次鄉居同郡黃祖清秀才夢其友章澄娶則妻朱氏明日語澄澄笑且愠曰黃宗德方盛年而吾婦無恙烏有是事母戲我未幾則赴官踰歲而卒已而澄亦喪偶其後竟聘則妻為繼室

姚迺功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時為軍學生嘗謁夢于神以卜窮達夢已着公服設香案于所居門外謝恩覺而不曉其旨或

云老生當受恩科而不及赴省例門賜勅牒以為諸州助教于
是憮然自念曰豈吾旦夕預貢選而蹉跎不第至於特奏名乎
已而累舉不登籍遂束書歸休絕意崇路紹興己卯皇太后
慶八十需澤錫類姚以孫思賢獲鄉薦得廸功郎實祇命於家
門距昔者之夢恰五十年方驗

趙善待

宗室善待居建昌城南之麻洲與其子汝泰皆常取應薦名該
遇己酉覃需當補右列父子俱詣闈料理番滯旅舍行囊將竭
捨而西歸倩鄉人傳庸候告命既還舍父夢子告至而已未也
寤而疑惑謂途中或有失墮之患越數日又夢往所居二里間
林田寺四顧無人獨子婦鄭氏同在夢中亦以為嫌局眷不安
旦起語其家皆嬉笑後兩日忽苦咽間痺痛粥藥湯飲皆不能
進信宿而卒及告至則已亡不獲拜命俄而鄭婦繼死雙柩竝
寄攢於林田云

鄧興詩

建昌鄧希坦娶朝奉郎李景道女生二男一女女嫁承議郎徐
宗振長子大防次男名興詩於女為兄好學有雋譽夢為人召
至一處高闕華宇三美男子坐廷上置酒作樂侍姬十數輩皆
項特髻衣紅寬袍如州郡官妓分立左右或歌或舞興詩諦視
不捨久之始認妓中一人乃厥妹也妹亦頰屬目流盼須臾一
男子呼興詩來前命擊鼓辭以素為書生畧不諳此藝其人
強之曰但隨汝意撻擊雖不合音調無害也覺而惡之以語父
母兄妹不謀而同蓋皆感此夢也相與嗟異未幾宗振赴行在
惠民藥局鄧女隨夫侍行卒于臨安興詩繼沒于鄉里三少年

者所謂木下三郎者也建昌多其祠宇希坦所居尤與一廟相近故被其孽

童漢臣

南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年而夭厥後故友蔡琰夢其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而已連夕或間一夕必見之琰頗惧乃徙寢室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獨吾冤屈不可言琰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以善而死何得云耳曰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足長尺餘延緣壁間琰驚而寤自是不復夢

徐防禦

吉州吉水人羅鈞若楊主簿與眼醫徐遠同游邑野外遇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同詢之曰汝豈能說相乎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異日可至大夫謂楊曰君命祿粗爾却當以子貴如能早致仕可生封貟郎末乃謂徐曰君真貴人也三人相視錯愕雖童奴亦皆哂其妄亦謂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一醫者負笈盤術日得百錢他無資身之策如何能貴客曰非汝所知日近清光者始名貴人此公行將遭遇矣衆一笑而散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說徐旅泊臨安樓上不得志適顯宗太后患目疾訪草澤醫遂獲展效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稱為徐防禦有子登科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為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池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左之納課王生事某神極靈驗黃致禱夢神告曰君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

此君之婦也黃視女狀貌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似瓜
指黃手既覺手猶微渾自念若榜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飾顧簪
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登科當以
息女奉箕箒明年果中選遂為王婿得奩具五百萬成禮之夕
儼是夢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初調南城尉為人道此

青童送筆

上饒余禹疇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王溪門外李篤
師夢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頌汝送去余教授處李接視
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明日往告余不能曉也洎貢闈
揭榜余氏子第三預薦二中待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鍾世若

紹熙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秋試得失
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背縛一人于柱頭望
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寤為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
入試出反身而誠樂莫大賦為題始默悟昨夢背縛者反身之
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顙必可中選乃精思運筆至五韻押
焉字欲用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不愧於
天俯不怍於人等語慮無他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彷彿間
見黃衣一吏叱之曰塲屋日暮有限豈汝晝寢時耶鍾曰正為
尋索故事對作未得吏問其故具以告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
天不尤人與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為對乎鍾洒然而起遂
綴緝成隔聯云孔不然充飯蔬食在其中矣孟無愧怍王天下
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為得神助持卷而出考官閱讀批其榜云
隔對渾成可以冠場寘之首選洎揭榜經義為都魁鍾居其次

羅維藩字介卿吉水人乾道五年省試夢其父告曰爾在舉場不可與福唐杜申爭緣爾家校杜申虧了二十八年陰德也兩人皆以治詩有聲暨榜出杜為經魁羅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杜居第二甲羅第四甲相去甚遠

戴之邵夢

戴之邵字才美吉州人少涉獵書記無所成名貧不能自養傭書于里中富家一夕夢荷鋤入其圃斸地才一揮得銅印一紐方經二十有繆篆若興器欽識視之其文曰日方伯連率凡五字懸諸肘後再揮鋤得一板類今時所用漆札題詩兩句曰愁絕江梅開嶺岸不知失脚到南塘至三得銅天尊像九軀覆而懷之至四得小印八九悉拾取而歸見其家方祀神禮畢徹饌遂悟夙興頗喜謹誌於主家書冊之末自是感激思展奮顧無以資身放浪江湖學作大字為市井寫扁額薄游抵長適張魏公居彼顧見無由稍掃隸人之門以希一盼值其誕日宿造廳事以紅粉書壽字于地廣長丈許公出見問為誰隸以戴道人對命呼至前稿以緡錢尊酒辭不受曰之邵妾意功名所望于相公者固不在此輒銳奇以自售公壯其言遣書屬之軍帥帥收隸行伍且多與之金俾負邊亭息耗既行過期不反疑其亡去經數月乃還帥問稽番之故曰昨乘間潛入中原馴至洛都躬謁永安陵寢扣其證驗曰有碑刻在出諸袖中而示之帥轉聞于朝不沒其實仍加推薦高宗正以諸陵為念遽命召見戴敷奏詳盡音吐如流天顏悅擇詔補保義郎戴以本諸生不顧右列遂換右承務卽已悟昨夢第一印日字者面君之像

也九天尊者祖宗也未幾擢守均州兼管內安撫又悟方伯連帥之應罷官歸鄉訪故傭主餉遺累千緡求其所誌書冊以自表旋起知雷州地居嶺外有地名南塘又合前詩句其後歷太府丞刑部郎官則小印之驗也久之言者論其所得山陵文刻乃北方義士齋來欲獻納者而為戴戩殺掩有其功因是被出以卒戴亦倜儻負俠氣或言所殺者蓋一僧臨死一歲間覩其為祟未得其本末也

錢塘縣尉

政和中提舉兩浙路學事楊通貫之按部婺州往訪一異人坐間典殘吏以錢塘尉書至未啓緘異人曰得非求舉乎楊曰然方欲論薦曰無益也渠為五百鷺訴冤非久于世者楊未之信明日遣駛卒持薦牘往比至則已殂楊後到錢塘呼尉史而問其狀對曰以病死曰嘗殺鷺乎曰平生不曾殺生數月前平江朱太尉託造鷺鮓遂買五百頭醢之楊深加悼歎疑異人者通知幽明之故云

符離王氏蠶

酉陽雜俎支諾臯篇載新羅國人旁乞求蠶種于弟弟蒸而與之色不知也至蠶時有一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弟伺間殺之百里內蠶飛集其家意其王也是說殊怪誕近宿州符離北境農民王友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娶邑人秦虎女天性狠戾日夜譖諑竟分析出外或經年不相面諑嘗乞蠶種于兄秦以大幅而遺之諑妻如常法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而已漸大幾重百斤秦氏伺諑夫婦作客東村但畱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詣之詐女往庖下直入蠶

房見蠶卧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聲秦鞭以巨梃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震怖魂魄俱喪急促夫歸因病心顛踰日而死及諒鑾成繭皤然如甕繩之正得絲百斤

王揖雙鷄

鄱陽卜者王揖僦旅邸一室畜雙鷄一壯一牝牝生子正抱喙于栖中揖有客喚童取其牡將殺而烹之牡叫呼牝聞聲走行栖外孜孜注盼哽咽悲鳴若欲訴揖而免牡之死揖弗悟竟殺之北鄰躅哀鳴不復顧群雛終夕唧唧晨起不復食凝立砌下沉沉如醉然少馬氣溢其吭遂喘而死夫鷄一物耳至哀其偶而與之同死有貞婦之節彼有視其夫死肉未冷而即背去者此鷄羞之矣

哮張二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于成立朱畧無忌憚自畫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為見我無禮蓋以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母之故且慮醜聲彰著隱忍弗言有哮張二者密州諸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為業壯勇盛氣丁意可屬此事而每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區肆而行賈僕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誼必可使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歐朱為請張怫然曰訝汝貸我錢蓋欲陷我于爭鬪奪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于絕交衆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猪于漢陽爭舟相歐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并三人自縛告官

終不及丁一詞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補官

竄行者

樂平明溪寧居院為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田院竄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牢落無他人伴處時暮春之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窓下意其比鄰淫奔風與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鱗冠語音儇利容儀不似田家人相視喜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內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竄居鄉疃平生夢無此境像惟恐不得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童以酒一甕來餽竄啓納之女避伏床下竄謂童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得吾至此方敢飲乃畱之而去復閉戶女出坐對酌胞次挂小鏡竄取觀之間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隨身所着衣皆素絜而襞褶處不變帖併併露現竄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寘箱篋失于晒暴故作蒸濕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晝女色態益妍纏繩雖洽竄終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竄將曉出門竄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才別而主僧相問訊駁曰師哥燈下寫文字但費眼力何得辭氣困憊如此竄唯唯未以實告僧顧壁間挿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瑰當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畱竄愧懼而反然猶卧病累日後還俗為書生今在淮南

簡寂觀土地

都昌人陳彥忠伉質好義踈財倜儻嘗有党大夫者自河北來

同寓居西陳里將赴調無資財可行彥忠餉以百千且館其老稚于家待之如骨肉其周人之急類如此乾道三年十月以疾卒前一夕夢告其父曰彥忠不得終養茲受命為簡寂觀土地矣父未以為信已而其子亦夢如所言踰歲後再見夢曰自為簡寂土地今一年久而室宇摧敝每天雨則面目淋漓不可寧居四體殆無全膚宜為我繕理明日乃父乃子相與語即徃彼處視之而信乃為一新之

鄂渚王媼

鄂渚王氏三世以賣飯為業王翁死媼獨居不改其故好事佛稍有積蓄則盡買紙錢入僧寺如釋教納受生寄庫錢素不識字每令豪僕李大代書神疏文媼亡歲餘李猶在竈下忽得疾仆地不知人經三日乃蘇云為陰府遠去至廷下見紫金官員據案坐引問鄉貫姓名訖一吏導往庫所令認押字李曰某不曾有受生錢此是代主母所書也吏復引還金紫者亦問李對如初曰汝無罪但追證此事耳汝可歸既行將出門遇王媼與數人來李見之再拜媼大喜曰荷汝來我所寄錢方有歸着汝到家日為我傳語親戚鄰里各各珍重李遂復生時乾道七年三月也

愧六母

鄱陽小民隗六居城北五里家甚貧為人傭作淳熙十年夏與同里史五乘夜入柴氏盜牛隗適先至以短槍刺牛死柴覺之持杖來闌外隗即逃去史續至遂遭痛篴歸舍數日而殂其妻以夫因盜而遇害不敢聞于官隗之過無復有知者自以為得計歷一歲隗母病亡經夕復生語其子曰汝向來同史五謀柴

民牛史死而汝脫雖人間不敗露而陰府須汝對證汝不可免矣言畢奄然後三日噦死

絳州骨堆泉

絳州骨堆有龍女祠其下泉一泓方數丈可灌民田萬畝左右農家恃以為命歲時祭享甚謹不敢微有媿汚由是每經大旱未嘗憂饑齒女真人苦察為郡守以絳地形穹崇艱於水利思欲導泉入圃博議雖久竟以高下勢殊不能遂乃啟謁祠下懇禱其夕夢神告使速浚渠苦察悟併力治後渠成水終不可致又夢之曰吾有三子今皆成人而未有血食已歎令守渠運水以成使君美意苦察許為立祠神喜謝而去比曉圃吏來白昨夜三更後水從新渠入圃矣苦察即率僚屬往祭其廟以報神惠為三子立祠且奏請虜廷爵之為何一郡遂賴其利

宋道人

豫章楊秀才家稍豐贍有丹龕黃白之癖凡以此役至必行接納久而無所成則聽自去由是方士輻湊一日小童報有客稱曰燒金宋道人欲入謁楊喜束帶迎之其人清瘦長黑微有髭兩目仆前如冒着黃練單袍容儀洒落即延憇書室朝夕供處稍稍試小方輒驗然未嘗暫出嬉游楊乘間扣以要法歷旬始肯傳當用藥三十餘品悉條疏所闕買之于市楊請與偕行不可曰吾習靜惡囂豈應却投閑處君宜獨往楊且行又曰君出後小兒曹必來惱人幸為扃戶使得憇息楊如其言訪數藥室買諸物最後到一肆望其中有默坐者衣製顏狀全與宋生等頗驚正擬問訊坐者搖手之楊遽歸室戶扃鎖不動啓而視則宋瞑目燕坐凝然如初楊幾欲下拜以為雖薦子訓左元放

分身隱現神游變幻不能過也自是益加禮遇隨所需即應之未幾不告而去取所買藥以治鉉永不能就分銖計供億餽謝及藥直不啻千緡自謂親逢神仙不少悔

益都滿屠

益都屠兒滿義賦性獰烈力能扛鼎絕不畏鬼神醉經叢祠輒指畫嫚罵習以為常巫祝家袁彥隆者許人也密與其黨最厚者謀曰清元真君廟摧敝歲久吾主香火將一新之而邑人莫肯相應知滿屠兇猛不信向眾耳目所共知某黨因之以假靈必可成也于是邀義飲于家酒酣謂之曰我欲擇某日致禮于清元廟下至期當富有觀者子能乘酒力呼譟而來揮斥衆人登堂正坐以神自居飲其酒食其肉且大詈其神使萬目傾駭可乎義曰此正我所願為者又何難哉袁遂以其日收合數百少年矯旄旌幢夾列道上饌具牲幣種種豐腆鼓震樂作義直趨祠所毅然踞坐自言吾神也取牢醴恣啗之而詈神極良父義忽狂作口鼻耳目皆流血仆地而死皆謂義觸神之怒而致禍怖畏靈威爭捐金錢入廟祠宇大興數歲而後袁之徒因分賄不平詣府縣告其事盡捕鞠而刑之

從四妻元氏

符離人從四居灘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賣魚鱉膾鯉朝暮飲食妻元氏解逢迎其意每親執刀七所戕物命不復可殫記元因產死從四念之不忘里人春月朝岱岳從欲薦拔厥妻持供具牲獻既至泰安三日未登廟縱步市中白晝與元遇數人隨之恍惚間且悲且喜交叙睽闊元哽咽而言我以腐割魚鱉之故積業極叢日受楚毒爾倘見憐宜思所以救度之

理從泣下曰吾所為不善致汝如此吾生亦不如死耳至於道
佛修嚴雖罄蕩家貲固所不惜元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之際
可獨至廟中詣西廊之北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從遂還寓舍齋
戒如期而往見元荷械加桎梏帶簾曳索郡鬼驅以前脫械去
衣束以薦用鑣刃剉截如縷流血塗地復更一鬼持盃水呼其
名而噀之即還故行俄又復然凡六七反然後施械擁去從悲
怖出門盡夜不寐又明日再遇元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
約也大慟而別從歸後極力營善果終其身不復殺生

史省幹

史省幹者本山東人後寓居廣德軍興教寺寺側有空宅頗寬
廣而前後居者率為鬼物惱亂不能安處宅主欲售于人亦熙
故輒議史貪其價賤獨買焉姻友交勸之不聽乃擇命匠繕葺
自往臨視坐堂上一叟烏簪白衣揖于庭間史素不之識趨下
謝之曰翁為何人何自此對曰予乃住宅土地神也今聞足
下治第舍願貢誠言史曰敢問何謂也曰此屋實為怪魅所據
其類甚繁然豈亦能與人競但向來處者皆非正直吉德之士
故不能勝邪君既正人居之何害特當徙房于東南隅而以故
房為庖厨必可奠枕語畢不見史悉從其戒且一新土地貌宇
其後帖然

關王幞頭

潼州關雲長廟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謹偶像數十軀其
一黃衣急足貌怒而多髯執令旗容狀可畏成都駛卒王雲至
府巫祝喻天祐見之以為與廟中黃衣絕相似乃招至其家飲
之酒賂以銀盃且付錢五千并大幞頭範樣語之曰市上耿遷

開此鋪倩而為我與錢使製造一頂須寬與數日期冀得精巧
雲不解其意以意外有獲即從戒至耿氏之肆耿默念其安得
有人頭園如是之大者亦利五千之入約為施工而雲持公家
符帖不得久駐捨之而歸竟不以喻生所囑告耿候其來取而
杳不至後數月因出郊入關王祠見黃衣塑像大駭曰此蓋是
去年以凡五千令造大僕頭者也同以小索量其首廣長遠家
校視之不差分寸悚然謂為神立捧獻之事寢淫傳一府爭先
瞻敬天祐正為廟史藉此鼓唱抄注民俗錢帛以新室宇富人
皆樂施凡得萬緡天祐隱沒幾半歷十年雲復來潼人見者多
指默笑語怪而問其故或以告之雲曰此喻祝設計造詐借我
以欺神人吾往謁之當得厚謝于是走詣之天祐恐昔謀彰敗
了不接識雲恨怒訴于官天祐坐隙竈盡藉其貲

尹二家火

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家于北神堰新河之東累世網捕稍能
足衣食有室廬一旦遭火焚蕩又營之復罹煨燼頗年至于三
無力可為但結攬蘆葦束縛以泥補葺徒芘風雨而已每至中
夜間外聞行人窸窣之聲慮為寇害出視之見十餘軍着白衣
皆執大炬尹氏大呼逐聞然而散畧無影響良久復然尹氏懼
暫投駐親舊之室禍至如初嘗正寢在戶望六七人來往空際
以線繫紅炭置屋上亟行撲救俄相繼起焰於側如是半年尹
生業盡廢妻子愁悴染病怪猶弗已邑人畏回祿移災就其地
作福禳謝後雖恬息而其家人十死其八矣

蔡乙亮報

陳州人蔡乙者家素貧父母俱亡受雇于獄級陳三之門遂習

其業稟性既亮忍而目之所見又皆不善事也久而為惡徒所推几囚入其手雖負罪至微亦遭毒虐容貌絕可憎郡中目為取命鬼年至四十餘一夕守囚於獄夜過半衆聞若有呼聲已聲甚振怒起視之已倒挂于壁間儻侶多疾其為人方快之陽睡不間明日則見四體九竅泥浥流血始拔次歸是夜復然呻嘆悲哀如受鞭笞或闊步掌桂全額絳縛祈死不能痛笞經歲臨命作井鳴嘔血數斗然後大叫而絕

張高義僕

楚州東漸民張高家巨富好施與務濟民貧不責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栖于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為賊所掠求貨不得縛于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已剗股數斷僕竄既脫矣見之慟哭而出舉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使主雖本富豪今赤身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顧膾我以代之賊雖嗜殺人亦為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解高縛并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迨紹興中淮上安定高歸里故業貨則高贏百萬僕亦存高以弟侍之張氏子弟皆事之如諸父

梁小二

解州安邑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實至梁獨狼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始至謹北虜皇統中河東荒饑疫癟薦臻流徒滿道路梁挾母與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就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父不食減半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前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即仆母在地曳入道側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稍

進遇妻妻問姑安在曰老人舉足遲但先投大家焉晚餐以須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為夫所害還訪之見尸已仆搏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于縣才及中途風雨暴作霍曉不辨人迅雷震耀鬼神飛焰雜迷出沒衆俱散亦不暇顧梁所之少選澄霧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燒爛惟腦骨僅全儼成髑髏肢體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語言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愍其妻子給粟養之梁經數年尚存

魯晉卿

徐人朱虎赴官宿遷之崔鎮到任累月有客魯晉卿來見丰姿灑落可愛因畱止外館異侍之每逢人輒出小戲劇資歡笑而客無所求見之者無不悅喜虎會族友飲于後圃酒方行晉卿至虎曰今日無以為樂先生能效古人化鮮鯉作膾與衆享之可乎笑曰此甚易事但雖得魚鱗一片為媒則可虎命僕取數片授之乃索巨甕滿貯水投鱗于中幕以青巾時時一揭視良久舉巾數鱗騰出一座大驚庖人受魚治膾鮮腴非買于市者可比猶以為幻術所致不深信也會郡治一新移文鎮吏令製鐵鉤釦釗具之屬合數百斤期限峻迫倉卒未能辨虎意繙窓撓晉卿問故虎訴之亦笑曰何不早告我是何足言且飲我酒酒至連酌六七觥遣人輦黃土汲水拌和為泥捏諸物成隨眾日中預熾炭以待稍乾悉寘爐中呼鍛工扇以鞴經時鉗出之皆如精鐵所就不假磨錯無一不堅好工相顧駭嘆嘆虎始敬服乘醉丐其法晉卿無言翌日失所在

董小七

董小七臨川人因避荒流落淮右為海陵陳氏操舟嘗獨宿其中天氣盛寒董糊室罅隙置燶火飲村醪一杯而就寢熱甚氣不宣洩遂悶絕傍無知者乃見夢于陳曰將悶死于船倉急救尚可活陳覺以語妻妻曰彼既云未死如何解託夢不足信也于是復睡夢如前而加苦切曰主人若來遲定應不救如肯來乞勿張皇仍勿用燈燭照見魂魄遇之必逝去不返更須光屏爐火俟某少醒徐扶起則可陳驚悟亟出喚僕與之俱登舟董如魘死之狀口鼻氣息僅綿々不斷乃依其說果復生董以生人能入夢以脫性命亦異矣世言夜呼被魘者不得執燈若誤用之必死其說誠然

夏義成

樂平北村人夏義成生計給足一意好善不與閭里校短長未嘗以爭訟到官府有四子作兩宅分處之優游就養至八十八歲康寧無疾飲啖僅取適口惟日飲酒三二升悠然獨酌有自得之趣紹熙四年盛夏微有不愜語家人具設饌盡集子孫甥姪共席酒三行赴浴令一子楷背甚以舒暢為樂浴罷更衣踞胡床拱手端坐遂亡時正隆熱未歛前二日手足皆柔軟隨人屈伸口鼻氣雖絕無一點腐穢道俗來觀以為大善知識所不能然皆吉德之報也

海王三

甲志載泉州海客遇島上婦人事今山陽海王三者亦似之王之父載賈泉州航巨幔為風濤敗舟同載數十人俱溺王得一板自託任其簸蕩到一島嶼傍遂陟岸行山澗幽花異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不類巒嶠所至空曠更無居

人王憇于大木下莫知所届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
緣何到此王以舟行遭漏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貌頗秀美
髮長委地不梳掠語言可通曉舉體無絲縷遮蔽形王不能測
其為人耶為異物耶然念業已墮他境一身無歸亦將畢命豺
虎死可立待不若姑眠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深杳潔淨光耀
常如正晝蓋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畱與同居朝暮飼以果實
戒使勿妄出王雖無衣衾可換易幸其地不甚覺寒暑故亦可
度歲餘生一子迨及周歲女採果未還王信步往水涯適有客
舟避風于岸輿認其人皆舊識也急入洞抱兒至徑登之女繼
來度不可及呼王姓名而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王從蓬
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涕舟已張帆乃得歸楚兒既長楚人目為
海王三紹興間猶存

山明遠

山明遠滄州人字彥德其先亦衣冠之族至明遠益貧無室家
可依乃行游濱棣間以干謁為習或終朝不得食兩足屢困僵
仆于道傍冀一飽不可致而又為渴所驅出飲水濱因坐大木
下良久一鬼過前疾步擒取之剥啖不遺纏肉殊覺甘美因自
念林麓之間熊虎狼豹專以搏噬狐鹿豚兔豢養其軀山顛谷
口其樂無極吾為人而顧不如可憐也或既飽出行值日暮訪
野老黃若虛家求宿黃嘗入道素好客見之喜置酒延畱劇談
滾滾不倦酒酣遂言食生鮮之適黃聞而疑懼細視其面目頗
與人殊以為畜類變怪潛起呼群大謀逐之明遠趨下皆呼鳴
數聲化為黑狼攫一大而去不復可尋迹黃後至滄州詢其族
胄茫不知所在矣

卷之三

蔣堅食牛

日者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僦邸舍起卜肆
其學精于六壬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畱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
淳熙癸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困間見數人報持火炬造其室喧
呼雜鬧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道曰奉命來追堅欲拒而不能
乃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
使引由西廂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廷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
追某人某人到逐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
廂光明如晝悄無一人得徃王獨垂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
牛肉罪業深固今當受其苦堅驚怖答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
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也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
烏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雖有罪死不足惜但老
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飪粥為將柰何王笑曰予亦知汝
孝于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
之歸瞿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其初來鄱陽
之歲以大布三幅書金陵蔣堅四字盤術于街十二月四日予
詣東圃呼之為文惠公論命公時參知政事堅曰此命方超陞
如是秀才便及第選人便改官庶僚則為侍從官則入兩府
執政則拜相仍即日有嘉音予語之以實對曰若然則做大事
無疑恨氣數不耐久明年三月宜自勇退予曰既云正拜不應
進退太速因以知樞密院汪明遠發書葉子命兩命併扣之堅
曰皆當遷亦甚緊然業不過四月汪不過五月皆當去予弗之
信已而正以是日文惠拜右僕射汪進樞密事葉參大政明年
二月文惠去位三月葉去四月汪去皆如其先後各差一月云

是年六月予以知吉州奏事堅同他客送至小渡衆意予必番中堅曰未也秋末乃佳耳果入對訖付以郡事于是以委曲授邸吏使報州發迓卒及還家擇用九月二十日酉赴官先旬日出舍于圃喚堅占課堅曰有面君吉神入傳未必往才數日召命下乃以所擇日啓塗二事既驗戊子科舉士人登其門如織幾獲錢五百千從此小康厥後聲譽頗減以至于亡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牧牛于野值兩人東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以潰壞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巖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佚出即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輦取且慮他人得見乃搏泥塗塞穿處四至中塗復遇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貫雇一牧童填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曉其語歸為父言之數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人集元處穴不復可尋矣

薦福如本

饒州城下六禪刹東湖薦福寺最大信州貴溪人如本住持頗為叢林歸向淳熙八年正月感疾數日弗愈至二十八日呼侍者謂曰老僧今夕當別侍者泣曰和尚歸西天弟子緣薄不知再遇師于何日曰明日可一相見侍者曰會于何所曰城裡崇福院門外王太醫家也侍者出鳴鼓告衆亟赴寢室問訊其言如初皆莫能悟旨意甫黃昏而亡先一夜醫者王大辨妻姜氏夢挾他醫熊彥誠妻游寺見本老卧于廡下龕中前問之曰長老何不在方丈笑而不答但覺耳畔如有人啜泣既醒則其子

坦婦汪氏以臨蓐艱苦放聲而哭至明日酉時生一子迨旦數僧來詣王氏具說本老遺語大辨亦告以妻夢事既符合引僧入視嬰兒即張口太笑自是絕不茹葷其家呼為僧老

復園菜圃

湖北羅兵戎燒殘之餘通都大邑剪為茂草復州尤甚子城內有廢地稍除蕩瓦礫治作菜圃丁鉏斂種植以供蔬茹僉判官舍在其東錄曹在其西紹興四年四月予兄子樞為僉判赴王錄曹飲席日銜山後小童見二女子頂冠着紅背子把手笑入圃以為官娼也但訝其黃昏不脫上服與錄曹一童言之蓋郡寮清燕元未嘗用佐尊者乃知為鬼庚志所載傳旺夜見女鬼正此處云

陳體謙

南城陳氏子謙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謙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悛雖居報恩先孝寺而常在一家且竊汙鄰比婦女外間盡知之謙處之自若至于酣醉食肉特其小小者耳乾道末年染浸疾未甚困篤夢被追到官府主者公服怒坐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律死有餘罪叱獄卒械之謙稽首謝過竟不許驚寤顛悸為人言所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甘林二命

人之賦命歲月日時同則壽夭榮悴亦大畧相似豐城甘同叔莆田林直卿皆以紹興甲寅年丙寅月甲子日甲子時生皆為士人同中淳熙戊戌省科年四十有五矣林以母服不及廷試其先擢第調靜江府司戶參軍待闈林以辛丑廷試得監某州

稅即之官其方赴任踰歲而卒林蒞事僅一考用他故去未幾亦卒其所享祿食均其但多被青袍三年耳

王仲共

王垂仲共淳熙中以朝奉郎知武岡軍湖南安撫王宣子薦其材有旨與知州差遣既受代枉道詣潭府謁謝次衡陽其子萬石夢人告曰尊公已降秩宮觀矣晨起語父以為凡夢中所云貶降蓋遷也仲共笑曰吾方以年勞當轉散即且無罪何由黜削又正被陞郡之命吾不馬閑安有奉祠之理汝夢不足信洎到闕登對論谿徭事甚悉詔以知邕州俄坐薦土豪楊某當平蠻洞時宣力可用乞與推賞而奏劄誤書其名朝論謂不謹遂鐫一官仲共殊不樂乃上詞情得武夷冲佑觀盡如夢兆仲共初登第嘗夢出行長塗先驅者負占碑上有邕字寤而為人言惡之翌南城未幾疽發背而死萬石竟不沾遺澤

艾大中公案

紹興三十一年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入家貲甚者汙濁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顆又嘗呼兩匠合大木為巨甕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強橫之狀足以滅族一時無不稱快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遷深遁出守方晝寢夢一吏若於廷稱索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卷要照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了了不能自己遍詢老

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牘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繕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乙志所載宣州何村公案蓋是冤死若艾氏之罪情法相當豈得尚有訴訟幽冥之間當必有故時世人未知耳

扣水堂僧

程虞卿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中輕俠椎牛釀酒畋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家宴飲半醉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水堂繪匠方畫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怪指而笑侮之是夜歸舍醉寢夢偕其友丁子和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梃大呼向前肆擊急奔趨欲避而前迫空屋不可進度事窮勢逼乃俯伏作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則汝足且縱汝歸程再拜而出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怔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止勿言先叙所以無一詞異于是相帥徃扣水堂見兩像夢中僧也怖懼益甚遂絕意大牢而餘事亦從歎哉

夷堅志甲集一卷終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夷堅志乙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堅志乙集目錄

王彥大家	張四妻	定淘水族
朱琪家兒	董成二郎	管秀才家
馬軍將田俊	大梵隱語	翟八姐
吳太尉	茶僕崔三	楊証知命
黃若訥	吳虎臣夢卜	黃五官人
邵武試院	涂文伯	王茂升
周氏三世科薦	黃溥夢名	安國寺僧
景德鎮鬼鬪	獨千一郎	余尉二夫人
董緯兄弟	周狗師	龍旋窩
小隱蛇	朱五十秀才	諸湖僧
洪季立	衢州少婦	人遇奇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紅琴

優伶箴戲

三采花

焦老墓田

冉書徐大夫誤

劉氏女

李商老

張小娘子

顧六耆

南陵蜂王

楊戩館客

趙不易妻

紫姑詠手

秀州棋僧

黃巢廟

一年好處

建康三孕

羅伯固腦瘤

茅君山隱士

因揭尊者

英州野橋

永悟待者

真楊慧倡

合生詩詞

岳陽呂翁

張二大夫

彭氏池魚

朱司法妾

弋陽女子

勸善大師

荆南猴鼠

陸荊門

潘璋家僧

喻氏拾醫

王才僧

水陽二趙

徐南陵請大仙

南陵美婦人

胡朝散夢

宜興官人

張元幹夢

駱將仕家

陳二妻

江牛屠

宣黃老人

宜黃丞廳蛇

全椒猶犬

徐千三官人

宜黃青墓

趙主簿妾

王尚書名紙

普靜景山三異

梁主簿書院

一明主簿

桂林兵

劉堯夫

劉暉做官

黃講書禱子

吳中小

陳氏貸宅

張詡夢名

陳如墳

傅全美僕

楊壽子

陳如墳

傅全美僕

首見

余南齋譜六山

餘力餘譜

新刻夷堅志二卷乙集

宋鄱陽洪邁著

明姚江呂胤昌校

繡城唐

歲訂

唐果次

王彥大家

臨安人王彥大家甚富有華室頤指如意忽議航南海營舶貨
舟楫既具而以妻方氏妙年美色不忍輕相捨久之始決行歷
歲弗反音書斷絕當春月杭人日游湖山方氏素廉靜獨不肯
出散步舍後小圃舒豁幽閑忽花陰中逢少年衣紅羅裳戴蹙
金帽肌如傅粉容止儒緩潛窺於密處引所携彈弓欲彈之方
氏罵曰我是良家以夫出年多杜門屏處汝為何等人擅入吾
後圃且將杖彈擊我一何無禮如是少年慚惧樽弓拱手揖而

謝過方正色叱之恍然不見方奔歸呼告群婢覺神宇淆亂力憊不支迨夜半少年直登堂方趨走欲避則伸臂挽其裾長幾丈餘婢盡力援奪不能勝遂擁升榻與欵接自是晚去暮來無計可脫心所欲物未嘗言不旋踵輒至方念彥大殊切報于親故招道士行五雷法乃設醮又擇僧二十輩作瑜珈道場皆為長臂捶擊莫克盡其技後數月少年慄感語方曰汝良人自海道將歸矣如至家相見時切勿露吾事苟違吾戒必害汝汝知吾神通否雖水火刀兵不能加毫末於我也未幾王生果歸方垂泣曰妾有彌天之罪君當寸斬我以謝諸親王驚問故具言之王曰是乃山精木魅吾必殺之乃藏貯利劍以俟其來一夕儼然而至王拔刀襲途中其背鏗鏗若金玉聲化為白光熠煜亘數丈衝虛去其後聲滅響絕王夫婦相待如初

張四妻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擔為業其妻年少在葦流中稍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挑捷視四旁無人譖妻欲與姦袖出白金數兩為賂妻喜而就之荏苒頗久張歸密聞之訴與妻曰我又將徃池州旬日乃可回妻益喜以為適我願逼暮張潛反室持短矛伏戶側夜且二鼓見白衣從窓檻越入迎刺以矛其人呦呦作聲奔而去視矛刃有血白毛極細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妻始肯言所見即具一牒述始末如供狀式詣道士混元法師董中甫自訴董依科作罩法至張舍發符拱立以俟少選有大鴈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觀者闐溢俄飛落古溝中徑搏巨白鼠啞擲于前董命沸油以烹之怪乃絕

定陶水族

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鱉之屬鬻以贍生虜亮正隆二年中春女真人阿失里為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帽皂韃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比不幸為細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人將使無噍類願令尹慈憐少加禁止則恩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夢中詰之而不暇扣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曉測明夜復夢遍詢吏士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邊相率什百為群脫衣入水網箕羅取數倍常日忽曠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摧壞岸僻冷氣慘烈逼人皆捨棄所獲爭赴平地已為巨物攫擎者十二三溺者殆半衆始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朱琪家兒

下邳朱侯者習武事從韓蘄王軍為探報司統領與虜騎戰於洙水上死焉朝廷錄其忠命賞子琪以官時下邳已陷琪在宿豫倡朋儕來歸江淮都督府補為忠義軍偏將嘗乘間入海州既而失之坐罪處散秩琪一妾曰喜奴懷妊六七月嬰兒啼於腹中盡室駭怪數日後能言語或笑或泣或厲声呼父母及其生齒髮畢備形模可憐見者疑非吉祥次年琪遂應羊羣詔海道之舉事不濟與其徒開德郭世興輩皆死亦以恩得延賞乃名此子曰忠而與之官不知其後存亡也

董成二郎

董成二郎者居楚州北堰蝦塘巷以商販斛斗自業賦性險僻而面狀冷峭有不可犯之色里巷無不惡之紹興庚午歲夏五